

西线无战事

All Quiet on the Western

[德] 雷马克 著



VIDEO CD

附赠原著完整电影VCD

中国致公出版社



西线无战事

〔德〕雷马克 著

郭智蓝 译



中国致公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西线无战事/(德)雷马克著;郭智蓝译. —北京:中国致公出版社,2003.2

(永久记忆版世界文学名著文库.第1辑)

ISBN 7-80179-115-0

I. 西… II. ①雷…②郭… III. 长篇小说—德国—现代
IV. I516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002284 号

西线无战事

译者:郭智蓝

责任编辑:子 龙

出版发行:中国致公出版社

(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4号 电话 66168543 邮编 100810)

经 销: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北京市燕山印刷厂

开 本:850×1168 1/32

印 张:264.75

字 数:6877千字

版 次:2003年2月第1版 2003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 数:5000册

ISBN 7-80179-115-0/I·001

定价:425.00元(全二十三册)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导 读

埃里希·马里亚·雷马克(一八九八~一九七〇),德国现代著名小说家,生于下萨克森州的奥斯纳布吕克市,父亲是装订工。青少年时期在天主教会学校念书。十八岁那年应征入伍,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,曾几次负伤。战后做过农村小学教员、商人、石匠,此后在汉诺威一家轮胎公司当质量检验员。一九二五年起,成为《大陆回声报》的新闻记者,后为该报主编。一九二八年后在乌尔施泰因出版社工作。纳粹统治时期,他的作品被烧毁,国籍被剥夺。一九三九年流亡美国,一九四七年加入美国国籍。后来生活在瑞士,一九七〇年九月二十五日病逝于瑞士的洛迦诺。主要作品。有《西线无战事》、《归来》、《黑色方尖碑》、《里斯本之夜》等。

《西线无战事》是作者代表作在很大程度上是部自传体小说。作者让主人公“我”述说自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亲身经历和目睹的事实。内容异乎寻常的真实,加之淋漓尽致的描写,充分暴露了战争的恐怖与残酷。在作者笔下,受沙文主义煽动奔赴前线的“钢铁战士”既然没有压倒敌人的英雄气概,更没有“保卫祖国”的崇高行动。他们充其量是消灭老鼠与虱子、用军粮换取占领区女人的情爱、为了不被杀死而去杀人的“英雄”。“他们即使逃过了炮弹,也还是被战争毁灭了”。

一九三〇年,美国根据《西线无战事》改编拍摄的电影准备在德国首都柏林上映,纳粹党宣传部长戈培尔唆使自己的党徒去影剧院进行捣乱破坏,禁止放映。一九三一年《西线无战事》被列入纳粹的“放逐单”,即“黑名单”。一九三三年四月二十六日,这部小说又上了纳粹党的“褐名单”,成了典型的被禁书之一。一九三三

年五月十日，纳粹分子开始在柏林焚烧被禁的书，他们一边把禁书抛向熊熊大火，一边喊着“焚烧格言”。纳粹分子给雷马克的作品写的“焚烧格言”是：“反对在文学上背叛世界大战中的士兵，为了本着起初精神教育人民，我把埃里希·马里亚·雷马克的作品扔到大火里！”

禁也好，焚也好，诋毁、谩骂也好，都无损于雷马克及其作品《西线无战事》在文学上的地位。《西线无战事》出版后不久在发行量上就成了“古今欧洲书籍的最大成就”。

这本书不是一种控诉，不是一份自白。它只是试图讲述那样一代人，他们纵使逃过了炮弹，最终还是被战争毁灭了。

我们在火线后面九公里的地方待着。昨天我们刚刚换了防；这会儿肚子里都装满了菜豆煮牛肉，大家觉得吃饱了也感到非常满意。每个人甚至留着满满一饭盒的东西可以晚上吃；除此之外，香肠和面包也发了双份。这已经相当好了。这般情形，我们已经好久没有遇到过；那个长着西红柿一般的脑袋的炊事员只顾劝我们吃；他用长柄勺子招唤着所有走过的人，舀给他满满的一大勺菜肴。他无计可施，不知道如何把他的炖锅及时地清出来。恰登和米勒端着两个脸盆，把它们全部盛满，几乎堆成了小山，作为储备。就恰登来说，这是为满足口腹之欲，而就米勒来说，这是出于谨慎小心。至于恰登的东西到底吃到哪里去了，无人可知。他现在是，而且今后还会是如同一条鲱鱼一般瘦。

更不可思议的是烟也发了双份。每个人十支雪茄，二十支纸烟，还有两块嚼烟；在眼下，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了。我拿嚼烟去换卡特辛斯基的纸烟，这样我就一共有四十支纸烟。一天抽抽是没问题的了。

说实话，我们其实没有权利得到这么些让人意外的东西。普鲁士人不可能如此慷慨大方的。如果不是计算错误，我们才捞不到这么多东西呢！

十四天以前，我们迫不得已开到前线去调防。我们那一带战事非常平静，因此待在后方的军需官为我们保存了规定数量的生活资料，供全连一百五十人撤回时使用。不料正好在最后那一天，数量大得吓人的英国重炮和加农炮向我们发起突然袭击，对准我们的阵地一直狂轰猛炸，因此我们遭受了十分惨重的损失，生还的还剩八十几个人。

我们昨天晚上撤离前线，马上安顿下来，首先希望安稳地睡一

大觉；因为卡特辛斯基说得很对：只要大家能够多睡一点，这个战争还算过得去。在前线，我们基本上没有睡过什么觉，一连熬了十四天，时间长得我们受不了了。

没等我们第一批人爬出营棚，已经是正午了。半小时后，每个人都拿好自己的饭盒，跑到随军饭堂前排队，有股油腻和滋养丰富的香味从那边飘过来。排在长队最前头的当然是那些最饿的人：小阿尔贝特·克罗普，我们之中脑袋最清楚的思想家，所以只当了一个一等兵；米勒第五，他随身还带着学校里的课本，总是幻想着考试，在密集炮火轰击的时候还刻苦地背记着物理学的定理；勒尔，他留着密密的络腮胡子，特别喜爱军官妓院里的窑姐儿；他非常肯定地说，按照军队里的命令，这些窑姐儿都得穿上绸衬衫，而且在接待上尉以上的客人时，事先还得洗得干干净净；第四个便是我本人，保罗·博伊默尔。我们四个人都是十九岁，大伙儿都是从同一个班级里出来，参加战争当志愿兵的。

追随在我们后面的是我们的朋友：恰登，一个瘦骨嶙峋的钳工，年龄和我们差不多，在连队里数他饭量最大。坐下来吃的时候，他身材细如竹杆，可他吃罢了站立起来，却又粗大得如同一只怀孕的臭虫；海伊·韦斯特胡斯，与大家同岁，是个挖泥煤的，他能够轻轻松松把一个配给面包抓在手里，问道：猜猜看我拳头里抓的是什么东西；德特林，是个农民，他除了田园和妻子，别的什么也不去理会；最后是斯坦尼斯劳斯·卡特辛斯基，咱们这一伙人的首领，坚强，机灵，狡猾，大约四十岁，有着一张土灰色的脸，一双发着蓝光的眼睛，一副罗锅的肩膀，还有一个了不起的鼻子，它嗅得出污浊的空气、可口的食物和舒适的工作。

我们这一伙人在炊事房前面站在长队的最前列。我们等得心里已经非常着急了，因为那炊事员一点儿也不知道，一直没来理睬我们。

后来，卡特辛斯基忍不住开始喊他了：“赶快把你的舀汤勺子拿出来吧，海因里希！大家都知道菜豆已经煮熟了。”

他睁开惺忪的双眼摇了摇头：“你们先得每个人都到齐了才行。”

恰登呲牙咧嘴地笑了笑：“我们每一个人都呆在这儿了。”

那炊事班军士仍然置之不理。“在你们看来可能都到齐了！可是还有一些人到底又在哪儿呢？”

“他们今天是不会来吃你的东西了！他们要么躺在野战医院，要么是在群葬墓地长眠啦。”

炊事员知道了这个情况，一下子不知如何是好。他动摇了。“可我已经煮了一百五十个人吃的东西啦。”

克罗普往他腰里推了推说，“那么这一回咱们倒可以饱餐一顿。来，开饭吧！”

恰登脑中一下子闪出一个念头。他那尖尖的、耗子似的脸蛋立刻精神起来，一双眼睛狡猾地眯缝着，面颊不时地抖动，他往潜走了一步，小声说道：“按你说来，那么面包你也领来了一百五十个人吃的了，是吗？”

那炊事班军士傻里傻气、心不在焉地点了点头。

恰登一把拉住他的上衣。“还有香肠呢？”

那西红柿一般的脑瓜又点了点头。

恰登的颞骨开始颤抖着。“纸烟也是一样的吗？”

“是的，所有的都这样。”

恰登立刻精神抖擞。“哎呀，这才叫做走运咧！全是给咱们准备的！每个人都能得到——让我算一算——没错，正好是双份！”

西红柿这才一下子明白过来，说道：“那可不行。”

这会儿我们都很兴奋，呼啦全围了上去。

“那有什么不行的，你这个胡萝卜头？”卡特辛斯基质问道。

“这可是给一百五十个人准备的东西，不能让八十个人给拿走。”

“我们待会儿给你点厉害瞧瞧，”米勒嘀咕着抱怨着。

“饭菜我可不管，但是我只能分发八十个人的份，”西红柿坚持

着说。

卡特辛斯基一下子涨红了脸。“这一次你应当宽宏大量点，是不是？你领的不是八十个人的军粮，而是第二连的，这就够啦。你就发给我们算啦！我们正是第二连嘛。”

我们动手推搡那个家伙。谁对这个人没有好感，有过好多次，都因为他的错，饭菜送到我们战壕里经常很迟了，而且都凉了，因为在炮火底下，他不肯把锅子移得近些，所以我们那些送菜的人都必须比别的连队多跑好一程路。现在，第一连的布尔克倒是个比较好的小伙子。他虽然胖得像只冬天的土拨鼠，可是一到关键时刻，他甚至会把手一直抬到最前面的火线上来。

我们正好都怀着这种毫无疑问的情绪，若不是我们的连长到来，一定会发生一场骚乱。他问清了事情的原委，只说了一句：“是的，我们昨天损失非常惨重。”

随后，他朝那锅子看了看。“这些菜豆看样子还挺不错的。”

西红柿点点头。“是用大油跟肉一起煮的。”

那少尉瞅着我们。他非常了解我们的心思。而且他还知道一些别的事情，因为他到连队来的时候只不过是军士，后来从我们行伍中间升上来的。他揭开大铁锅的盖子，嗅了一下。于是他一边往前走去，一边嘱咐道：“给我送一满盘来。把所有的饭菜全都分发完。我们是用得着的。”

西红柿的脸上显得一片茫然。恰登在他周围手舞足蹈起来了。

“这一点都不破费你的东西！倒像军需处储藏的东西全属于他私人似的。现在开始给大家分吧，你这个爱吃肥肉的家伙，可你最好别数错了。”

“你这个该上绞架的！”西红柿愤怒地吼叫着。他已经垮掉了；每逢事情弄得他难以理解的时候，他就干脆认输。好像为了要表示一切对他都毫无关系，他还主动地给每个人多发了半磅人造蜜。

今天真有点不可思议。甚至邮件也送来了，几乎所有的人都有两三件信和报纸。我们闲逛到营棚后面的草地上。克罗普的胳膊底下挟着一个人造黄油桶的圆盖子。

草地右边，建起了一座很大的公共厕所，带着屋顶，结构也很坚固。不过这是给新人伍的士兵们用的，他们依然没怎么学会如何尽量利用随便哪一件偶尔碰上的东西。我们却需要更好的处所。周围都放着一只只矮小的、单独的箱子，就是为了那个用途。这些箱子是方形的，非常洁净，四边都用木板围着，座位舒适得无可挑剔。边上还有把手，可以随意搬动。

我们搬来了三只，正好圈成一个圆形，大家非常舒坦地坐下了。这一坐就是两个小时，我们才站起来。

我很清楚记得，当初我们在营房里当新兵，不得不用公共厕所的时候，我们觉得非常不自然。厕所没有门，二十个人并排坐着，仿佛在火车车厢里一般。就这个样子一切都尽收眼底；原来当小兵的必须每时每刻有人监视。

这期间，我们学会了不再拘于小节。到后来，比这还要糟得多的事情我们也毫不在乎了。

虽然这儿是在露天，上厕所却完全是一种享受。我再也无法理解，我们以往对这类事情为何一定要觉得害臊，其实，它们是跟吃饭喝水一样自然。若不是它们在我们的生活中起着那么重要的作用，而我们偏偏又觉得那么新奇，我们对它们也许不会特别注意；对其他人而言，它们早已成为再自然不过的事了。

对士兵说来胃和肠这些器官比对别的人可要亲密得多。他的词语，四分之三都是来自这些地方，不仅在表达最大的喜悦，而且还表达着他们最深的愤怒，在这儿都能找到一种强烈的韵味。要表达得这样贴切，这样淋漓尽致，用任何别的方式都是不可能的。我们回到家里去，家里人和老师们听了一定会大吃一惊，然而此时此地，这却是一种通用的语言。

强制地摊摆出来，已经使这些个事情在我们心目中再次展现

了它们那纯洁的性质。而且，它们本来都是最自然不过的事，舒舒服服地解决一下，正像玩纸牌时候拿到一手稳赢的同花顺次一样获得无比的快乐。胡诌出“茅坑传闻”这个词儿，并非没道理；这些场所原是部队里的流言制造所和公共休息室咧。

我们认为在这样场景比在任何铺着白瓷砖的豪华厕所都好。在那儿，只能说是干净整洁；可在这里，却是美妙。

此时简直是天地悠闲无虑的时刻。我们头顶上是一片蓝天。天边悬浮着浅黄色的、给阳光照亮的侦察气球，以及高射炮弹散发出来的烟雾形成团团白影。有时候跟踪追击一架飞机，那么这些烟雾就像稻束一样紧随上去。

我们模糊听到前线那沉闷的隆隆声，就像来自十分遥远的雷鸣。野蜂嗡嗡地飞过，就把这种声音吞没掉了。

在我们周围，伸展着一片四处野花绽放的草地。青草摇摆着细嫩的散穗花序，白蝴蝶翩翩翻飞，漂游在残夏那柔和的暖风上面。我们读着信，看着报，烟不离手。我们摘下了军帽，把它们放在身边。轻风拂动着我们的头发，它也拨弄着我们的语言和思想。

三口箱子就搁在那光闪闪、红艳艳的野罌粟花丛之中。

我们把那人造黄油桶的盖子放在腿上。这样我们就有了一张非常不错的玩纸牌的桌子。克罗普身边带着一副纸牌。每打完一回三个人玩的牌局，就插进一次两个人玩的牌戏。大家能够长时间呆下去。

一只手风琴的乐声从营棚那边远远传过来。我们不时地搁下纸牌，朝周围张望。一个人会说：“孩子们，孩子们……”或者说：“那一回可真是死里逃生咧……”于是我们便沉默了半晌。我们的心里，压抑着一股十分强烈的感觉，大家都意识到，无声胜有声。很容易发生这样的情况：我们今天就不能再坐在这几口箱子上面了；此时，已经十分接近这个时候啦。因此，所有的东西都是新鲜的，强烈的一般红的罌粟，可口的食物，纸烟，还有暖暖的夏风。

克罗普问：“有谁最近遇到过克默里希？”

“他在圣约瑟夫医院里，”我说。

米勒觉得他的大腿上穿过一颗子弹，这或许是一张可以回老家去的不错的通行证咧。

我们一致准备当天下午去探望他。

克罗普掏出一封信来。“坎托列克拜托我向你们大家问好。”

我们都笑了。米勒把纸烟扔了，说道：“真希望他也在这里。”

坎托列克最初是我们班里的教师，一个严厉的、矮小的人，穿一件灰色的燕尾服，长得非常像一只尖嘴老鼠。他的身材，跟“克洛斯特堡的恐怖”希默尔施托斯军士没什么两样。说也奇怪，天下的不幸通常是由身材矮小的人造成的；比起身材魁梧的人来，他们精力异常旺盛，更加难以相处。我一向十分小心，决不去那些矮小的连长管辖的部门；他们大多是些该死的残忍的家伙。

在体操课上，坎托列克向我们作了一篇长长的报告，直到我们全班的人，在他的带领之下，统统去地区指挥部报名参军。他怎么样从眼镜后面瞪着我们，用非常感动人的嗓音说道：“你不愿意参军吗，同志？”这一切我仍然历历在目。

这些教师常常把他们的感情藏在背心口袋里留作备用品，只按课时掏出来向人家夸耀。可是在那时，这一点我们却全然没想到。

我们中间，确实有一个人迟缓不定，不愿意入伍。那个人就是约瑟夫·贝姆，一个胖胖的、和气的小伙子。可是他最终还是被说服了，否则他会很没面子的。而且像他那样想的，在我们中间说不定还有更多的人，但所有的都没能够很好地坚持下去，因为在那个时候，连自己的父母不时地使用“懦弱”这个词儿。大家对我们为什么要出来一点都不知道。其实最明智的倒是那些憨厚穷困的人；他们都认为战争是个灾难，而那些处境不错的人，虽然对战争会产生的后果本该看得更加清楚一点，却反而快乐得忘形不已了。

卡特辛斯基断言，这完全因为他们所受的教育使他们变蠢了。

卡特说的这些话,是经过一番细致的考虑的。

奇怪的是,贝姆是最先阵亡者中间的一个。在一次冲锋的时候他的眼睛受了伤,我们把他留在战场上,本以为他活不了了。我们没法儿将他带回来,因为自己也不得不急忙地赶回来。那天下午,我们突然听到他的呼声,还看见他从前沿阵地朝我们这边爬过来。原来他只是昏了过去。因为他双目失明,而且又疼得简直要死去,找不着一个掩蔽的场所,所以还没等到有人跑过去把他拖进来,在外面他就被打死了。

自然我们不能怪罪坎托列克;假若要每个人都承担罪责,那这个世界成了什么样子呢。天下有成千上万的坎托列克,他们个个都相信自己做的是好事,用的也是于己无可非议的方法。

而这也正是我们亲眼看着他们死去的缘故。

对我们这些十八岁的小伙子,他们本来应该成为我们走向成熟的世界,步入工作、职责、文化和进步的世界,走向未来的中间人和指导者。我们经常取笑他们,稍稍捉弄他们一下,但是在我们心底里却是信任他们的。他们所代表的权威的观念,在我们思想中是和更远大的见识、更合乎人性的知识紧密相联在一起的。可是我们所看到的这第一个死者,却把这种信念彻底拆除了。我们不能不认识到我们这一代要比他们那一代更加正直些;他们仅仅在空谈和圆滑方面超过我们。那第一次密集炮火就向我们暴露了我们的错误,而他们所教给我们的那种世界观也在炮火底下成了碎片。

他们依然不断地写文章,发表演说,而我们却已经看到了野战医院和死亡;他们依旧在说为国家服务是首要大事,而我们却已经明白死亡的恐惧比以前更为强烈了。即使如此,我们却决不做叛乱者,决不做逃兵,也决不做胆小鬼,——这些个词儿,他们本来随意使用的——我们跟他们一样热爱我们的祖国,我们英勇地参加所有的进攻;可是我们也有所辨别,我们忽然懂得了观察问题。于是我们看到,他们的那个世界已经不再存在。我们突然觉得孤独

得可怕；而我们又不得不一直孤独下去。

在准备去看克默里希之前，我们先整理好了他的东西；这些东西，他在回来的路上都用得上的。

野战医院里活动异常忙碌；里头始终充斥着一股碳酸、乙醚和汗水的味儿。这种气味，我们在营棚里几乎是闻惯了的，可是到这儿一闻，却还是感到非常难受。我们打听克默里希；他躺在一间很大的病房里，看到我们时流露出一种虚弱的表情，显得又喜悦又茫然。在他昏死过去的时候，有人把他的一块表给偷走了。

米勒摇了摇头：“我曾常对你说，大家都不该带这样好的一块表来的。”

米勒这个人有些粗鲁，也不太圆滑。不然，他就不会吭声了，因为所有的人都看得出来，克默里希是决不会走出这个病房的。他能不能把表找回来，已经毫无关系，至多也不过把这块表寄给他的家属罢了。

“情况好吗，弗兰茨？”克罗普问。

克默里希把头垂下去。“还不坏，只是我的脚却他妈的疼得太厉害。”

我们低头看他的被子。他的腿藏在一只铁丝网篓底下，被子成拱形盖在那上面。我踢了一下米勒的胫骨，因为他几乎就要把外面那些护理员告诉我们的话告诉克默里希听：克默里希的脚已经没有了。他的腿已然被截掉了。

他的气色非常吓人，又萎黄，又苍白，脸上还有一条条异样的皱纹，那是我们非常熟悉的，因为到如今已经看了不下几百次了。那其实不是皱纹，而是标志。肉体之下，生命已经不再跳动；它被挤到身体的边缘那儿去了，而死神正在从里面起着作用，而且早已控制住了一双眼睛。这儿躺着我们的战友克默里希，前不久还跟我们在一起烤马肉，蜷缩在弹坑里；这仍然是他，然而又已经不再是他了，他的形象变得模糊不清，仿佛一张照相底片拍了两次似

的。甚至连他的嗓子也变得如同火灰一般嘶哑无声息。

我回忆起我们当年出来的时候。他母亲，一个善良的、肥胖的女人，陪他到了车站上。她一直不停地流着眼泪，把个脸蛋儿都哭肿胀了。克默里希为此觉得难为情，因为她最不能沉着镇定，几乎软作一团，成个泪人了。后来她看见了我，一再拉住我的手臂，请求我到了那边以后照顾弗兰茨。他确实有着一张孩儿似的脸，而且骨头也是如此柔弱，只背了四个星期的背包，一双脚已经成为平足了。然而在战场上，一个人怎么能照顾别人啊！

“现在你很快能够回家了，”克罗普说，“轮到休假，你起码还得等上三四个月才行咧。”

克默里希默默地点点头。我不忍看他的手，那双手干枯如蜡。指甲里面还有战壕里的泥土，蓝里透黑，如同毒药一般。我立刻闪现一个念头，这些指甲在克默里希停止呼吸以后很久，还将不停生长，仿佛瘦细的、幽灵一般的地窖里的植物。我仿佛看到展现在眼前的一幅图画：它们像开瓶塞的螺丝钻那样卷起来，使劲儿往上长着长着，与此同时往上长着的还有那崩解了的脑壳上的头发，就像草地上的青草，的确像是青草，这怎么可能呢？

米勒弯下腰。“我们把你的东西给带来了，弗兰茨。”

克默里希做了个手势。“把它们放在床底下吧。”

米勒照他的话做了。克默里希再次提起那块表来了。我们怎么能叫他放心，而又不让他疑心呢！

米勒直腰站起来的时候，手里拿着一双飞行员的长统靴。这是一双漂亮的英国皮鞋，用软和的黄色皮革制成的，高到膝盖，上下一直都有带子系缚着，是件令人羡慕的东西。米勒一看就相当开心，便把靴底跟他自己那双笨重的皮鞋作了比较，问道：“那你也要把这双皮靴一块儿带走吗，弗兰茨？”

我们三个人不约而同地想：就算他恢复了健康，也只能穿一只皮靴，因此这一双鞋对他毫无用处。可是，照眼下的情况看来，把它们留在这里却很可惜，——等他一死，护理员肯定立刻就会将它